戚少保年譜耆編

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六

閩嗣祚國彙纂
緹嗣昌國集錄
廩嗣報國詳訂
庠嗣興國參校

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家嚴三十九歲

春正月追吳平入廣東

初三日己未傳應嘉與廣東叅將湯克寬合綜廣巡按陳公聯芳行布政萬公士和給餉海南道姚公世熙添撥快船十艘海北道畢公竟立添撥吏

役蘇宗書領漁船三十艘仍各送水手嚮道其經
過雷廉瓊等府分俱備牛酒犒兵

二月追吳平入安南國

吳平偵得大兵將及收拾敗寇雜漢卿餘燼馳抵
交趾界欖埠急造大[illegible]鍾船一艘坐駕出洋僉事
畢公會委廉州知府張公仙同知昌公應會推官
湯公惟允及分守雷廉參將王公寵分布軍馬堵
截關隘岸口賊既不能登岸復爲二省兵舟追逼
遂逃入安南兩廣軍門又委畢公監督窮追仍先
行文安南國知會夾剿遂拔范子儀平交鬪說進

兵焉

三月覆勘仙遊等功賜白金文綺有差進職兼管潮惠二府暨伸威等營諸戎務

戊十五日丙辰師次安南永安州遣諜懸賞諭令安南殺賊立功二十六日丁巳夷官阮伯玕解送俘賊二名賊首五十級三十日辛酉師次安南萬寧州萬橋山永寧社住泊

御史陳萬言題勘仙遊等處戰捷功次云前項倭奴侵突內地謀襲城邑仰藉皇上天威默運聖武廣昭故一時文武諸臣率皆協力同心在水戰則

三路出奇沖沉三十餘舟在陸戰則三捷奏功擒
斬二千餘寇外夷由是奪魄內逆因之寢謀東南
地方頗稱寧謐此皆總兵都督同知戚某主閫授
算愈出愈奇而紀律嚴明萬衆之心如一與同前
提督副都御史譚綸臨敵運籌百發百中而賞罰
必信三軍之氣用張之二臣者勳庸特著勞苦功
高尤當優命者也疏上各欽賞銀二十兩紵絲衣
二襲巡按御史陳萬言題會剿吳平疏云提兵炎
海數月露居排正陣於龍眼沙出奇兵於牢豬澳
指揮談笑一鼓蕩巢勛庸素著勞苦功高部覆着

得戚某威名大著人心悅服合候俞下令戚某兼管潮惠仲威等營得吉俞大猷帶任閑住惠潮二府并仲威營着戚某兼管

夏四月追吳平於安南國萬橋山滅之

是月翔偵報吳平賊舟三十八艘灣泊萬橋山外澳傳都司與湯參將會議閩兵由西出爲正軍廣兵由東出爲奇兵四路蔟發嚴令各舟以擒渠魁爲最不尚首功各舟依派駕發申時出萬橋山外平窺見兵船卒至遂棄椗揚篷開遁我兵併力追及各認[illegible]鍾大船攻擊賊舟結䑸拒敵且戰且走

自申抵戌賊猶死鬭時值昏暗颶風大作守備楊文李騰蛟見賊夜濤狂恐遲延致脫督令哨官陳大修等用諸火器齊攻平猶衣紅袍立尾樓驅衆死戰大呼一人不許生降及我兵攻圍窘急勢不能支縣大銃於足而投水時火烈風狂煙焰障天焚溺殆盡計擒斬共三百九十八夷海道肅清居民安堵

巡按御史陳萬言題撫四十三年汀漳二處草賊楊一蘇阿普及廣東藍松山等賊聚黨幾萬餘衆據地方數百里殺官戕民神人共憤該鎮總兵戚

部兵征剿元惡以次就擒脅從以時撲滅又德化
小尤仙遊社巖大田三山等捷疏稱鎮守總兵戚
負忠勇而經百戰有古大將之風前監軍今升巡
撫汪推赤心以撫三軍有周羣策之畧二臣者勳
庸最著勞苦功高尤當優諭

秋七月兩院交薦

巡按御史陳萬言題爲專任大將以奠東南疏稱
戚某忠勇得於性成韜畧精於素練誓心報國愛
士卒甚於愛身勵志匡時保黎民如保赤子橫戈
轉戰八郡賴以又安振旅宣威三省資其節制功

高而益厲謙虛居安而常若對敵舟師條約庶幾於橫海樓船紀效新書出入乎孫吳兵法聞警報則怒髮沖冠氣吞河海講軍令則拔刀斬案機變風雲夜傳土塊而士卒暗識機謀樹幟受降而賊黨爭歸活命倭奴畏之如虎閩粵仰之若神此一臣者信古今之奇才實熙朝之名將所當專任以奠東南者也

巡撫都御史汪公會薦疏云名與寔符識與才合承家振開先之烈衛國志啟後之圖心不伐於功高身益修於撤勝伏枕臨戎病相尋而罔恤傾囊

酬士家屢空而自如允執兵之至要好謀而成動
循武之善經見可而進東南永賴遐邇咸宜此蓋
可以義動不可以利回可以禮馳不可以威劫者
也部覆命下附記在簡超擢用
九月奉勅仍兩鎮閩浙等處尋覆勘龍頭寨沙堤釣
澳等功賚白金文綺有差
巡撫都御史塗澤民巡按御史胡維新會題爲乞
留大將專鎮全閩以裨安攘疏部覆命下照原奉
勅書專鎮福興泉漳延建邵武福寧浙江金溫等
處留鎮久任管事

巡按御史胡維新勘龍頭寨功次稱云始則出令如風而決策於前繼則不動如山而堅持於後撫瘡痍有同父子視諸賊如在掌中之一臣者勳業素著勞苦功高尤當優論疏上部覆欽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

巡按御史胡維新覆勘四十四年春汛沙堤鈞澳等處功次云前項倭奴乘汎突入虐焰孔熾仰仗

皇上天威將士用命或奮擊於海洋使其全艘覆沒或截剿於海岸俾其片甲無回旬月之間迅掃無餘是皆總兵戚某指授攻守盡屬方畧之妙握

機神應用張殺伐之威此一臣老雖已先奏欽賞
但今地方已定寇亂悉平尤當厚賚以示優錄疏
上部覆欽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
冬十月題奏經畧廣事條陳戡定機宜疏
竊念臣本驚騃世受豢養惟所任使務在捐糜迺
蒙皇上擢臣八閩授臣專閫功微賞溢力薄任難
夙夜皇皇不能仰酬萬一是懼近奉明旨兼管惠
潮地方及伸威營務蓋界之至重授之至艱臣受
殊恩敢不慕義竭忠以圖報稱竊見各省軍務並
設鎮巡然皆撫臣效謀鎮臣效力猶之股肱心膂

相須而後成功故凡一切軍情悉由撫臣建白而後折衷於兵部取裁於廟謨指示發蹤勝算具在武臣猶走獅也驅之則前耳乃今臣在福建而惠潮則隸廣東伸威營則隸南贛各該撫臣厥有分土事非畫一謀豈僉同揣臣以一身周旋各省三軍門之間身難分投才乏合從聯遠為近幹異為同委非所能亦非所職也若臣復拘常調不盡直言或情狀未悉上聞而訂謨亦難遙度必俟論定而後從之其如曠時廢事何臣竊以今日之廣東猶五年前之福建福建外患雖重腹心受傷猶輕

廣東外患雖輕腹心受傷最重受傷之說甚長臣不敢遠引請借福建爲喻福建嘗苦倭寇不啻十年亦嘗設鎮巡計兵食日不暇給而卒無尺寸之效亦以寇情未盡上達而處置未盡得宜也至都御史游震得都御史譚綸據寔上請乃發內帑先後共五十萬金許臣募素練之兵二萬餘衆鼓行入境戎心已寒易若發蒙順如破竹海倭山寇以次蕩平繼而都御史汪道昆與巡按御史陳萬言協謀調度會計軍儲易置將領至此三更方畧然後閩事粗定大病始除此已然之效也臣於上年

追剿吳平殘黨深入潮州地方則見編戶逃亡賊巢聯絡臣詢其故厥有由來葢潮惠去兩廣軍門遠在數千里外此中脫有嘯聚官司多不寔聞率以招撫爲善謀以羈縻爲完策旣入其莖或又聽地方報仇或復誘致要賞上旣無信下自多疑以故招而屢叛叛而復招遠近效尤其不爲盜者幾希兼之責任未明章程無定兵食詘乏郡縣恣雎卽能如救鬬者救之猶懼未易爲力故臣不敢以出位爲嫌條陳十事儻蒙采納見之施行使臣有展布之期或可收實用之績也伏乞勅下兵部速

賜議行則百粵底安八閩愈固矣一定廟算臣聞
未戰而廟算勝者多算也多算固用兵之所貴然
必先知彼而後可以語算賊情不察廟算何由定
哉惠潮之間盜賊充斥非其性殊也盜賊初起若
火之始然有司能預戒而撲滅之易易耳顧任茲
土者忍隱而待之致釀其頭角已成羽翼增衆卻
乃屈體求賊以成招撫又或賊巧布私賄以堅招
撫之議甚者損民產以授賊業遣職官以質賊巢
惟圖苟免一時不顧遺患四境此有司因循之弊
也及其計難掩覆又重構寨城輕調鄉兵紀律不

明機宜不審驅之浪戰一戰而敗復求彌縫張招撫爲奇功稱靜謐以掩罪任其鋪張莫之究詰及賊出刼如故又從而爲之辭不曰激變則曰仇殺最甚者刼虜命吏攻襲城池只令縛獻幺麼便可塞責大憝首惡猶或論功此有司蒙蔽之弊也及或有寔心聽撫之賊捨戈戟以事耕樵官府明與要盟給牌票以爲執照矣而又爲附近寨堡之民乘其稱撫無備截路擒殺不容到官而撫賊以情告官官吏又畏庇賊之嫌置於不問且有一等有司兵將欺其聽撫解嚴復掩襲以爲贖罪立功遷

轉之資於是撫賊不得不又稱變是其始爲賊也雖習染之非而使其終絕自新之路卒老死於賊者亦誰之罪哉此盜賊怙終之情也夫既有招撫信照而又貪功報私激之使變孰若不先招撫之爲愈與其賊勢方張而乃屈巳求賊浼懇就撫孰若不激怙終之爲得哉且臣聞招撫者亦以赤子無知脅從罔治體朝廷好生之德許其革心改慮咸與維新未聞大憝首惡亦得而撫之撫而復叛又得而撫之也夫盜賊干紀典刑具存乃令知有招撫而不知有典刑是餌民爲賊耳卽如臣所親

歷揭陽海豐二縣爲大巢者三皆爲潮惠亡命所據緜洋地方方五十里之內爲大寨者不下什數皆成稱撫民其寔江闖亡命據良民之田廬據良民之妻子安然坐享莫敢誰何揆厥所由寔有司以此委之耳夫有司視盜賊如驕子視良民如路人爲良民則有屈莫伸爲盜賊則無求不遂彼何憚而不爲也始而一鄉漸至一縣始而一縣漸至一州趨利如流勢所必至民則生業日荒征斂日急方諸盜賊皆樂縣殊衆以劫於盜賊之積威誘於官司之無恃知不從賊將不免於死亡於是去

而從賊者日益多而賊黨日益盛矣即不從賊亦
皆不納糧差不服勾攝以為故劄有司將計食則
一城之外無供輸者矣將舉兵則四境之內無可
信者矣夫釀患若此之久失事若此之頻使在近
地通都不能無煩宵旰徒以孤懸僻遠迄今始聞
皇上不以臣為不才使得當事臣安敢因蒙蔽復
蹈故轍乎哉或以臣擁虛名可以遙制臣自料權
力不能加於兩廣軍門兩廣軍門具文武之材負
當世之望獨以地理寫遠未易奏功使臣徒恃虛
聲不求寔用鮮克有濟或謂臣有偏裨可以分遣

顧閩中官兵一一乞假於鄰國且各有信地難以舍已田而耕人之田或於廣中久恃狼兵可以調用兩廣用兵故事賊之初起恒以地遠不聞事聞而後計兵食兵食備而後調狼兵遷延半年狼兵未至賊已捆載歸矣狼兵跋扈不馴行止自便歸未旋踵賊復出巢此往事之可鑒者故臣請先定廟算有二策焉其一先驪有名大巢計若干處倡亂首惡計若干人大舉銳師連破數巢軍聲已振仍還福建日後賊起又復起兵即是廣東大征之例亦一道也但兵徹則賊復起譬之春草旋燒旋

生惟或臣於未入境之時而條議奏有欽依之日先行有司區別各縣某都某圖為賊某某都某圖為民某某赴縣糧差某某負固不服容臣會同撫按宣布朝廷威德播為告辭務盡下情昭明信義徧揭境內曉諭通知自臣未入境以前不論為賊為民已撫未撫有罪無罪悉與蕩除然後臣握重兵駐潮州府先令近縣鄉村樓寨俱着的名寨長開具本寨戶口若干人事產若干人縣官領赴鎮巡衙門親遞執結田土作何開糧里甲作何應役糧差作何徵科定籍在官寨長每月赴縣遞結果能

一一遵守即爲良民如或抗違即係賊黨仍再差人曉諭不服然後發兵加誅既已服役在官如有仇民稱兵阻殺比照邊方誘殺撲殺勾惹邊釁之例一體處治凡此復業之家暫免賦稅一面擇任良有司勸課耕種使一二年後漸有收穫方議輸納以漸而供軍儲一面分布將領選揀丁壯充爲土兵以漸而減客戍此則一勞永逸可爲千百年休養之圖矣一專責成臣聞兵貴速不貴功遲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惠潮故稱盜藪軍門遠隔蒼梧軍書往來不啻兩月移檄甫至機事屢更臣前已

言其不便矣不特此也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而將士待哺於兩月之外以故水陸悍卒或致脫巾未必皆悍卒之罪也古之爲將賞不踰時將士決死生於呼吸之間而候賞於兩月之外人心不勸未必皆將兵者之責也軍機所乘迅雷不及掩耳而責成於兩月之外師出無功亦未必皆不善戰者之過也故居蒼梧而策惠潮猶之汲遠水以沃近火斷斷乎其難濟矣近如福建臣駐省城日與軍門監司朝夕謀議即有緩急聞警輒行一切軍需無不具備軍門居中則監軍代將監軍處守則

軍門視師分任各道責成有司機宜何如其速操切何如其密吏民則又以臣任事日久頗效微勞執禮輸誠曾無齟齬是以上下一體血氣周流文武一心臂指相運兵威感奮出必成功頁有以也夫臣之願竭忠於皇上者非有擇於閩與廣則皇上之所以用臣者亦以視閩者視廣而後臣之收功於閩者不至致罪於廣耳乃今從臣於境外而無所附麗於軍門臣一武夫何益於事縱嘗時出簡命假臣便宜惟有罰逗遛禁騷擾則臣所以自盡耳然必信賞而後罰可必亦必足食而後禁可

行至於節制有司調度錢糧雖在兵備海防使非素有風力寔心任事亦多掣肘況臣名位徒重事權本輕又安能爲有無也以今益臣信地乃在三軍門之間將以專責屬之南贛軍門疆域不更調度亦便似矣而錢糧仰給於廣省必不能舉全省之力以應之未可也將以兩廣軍門窵遠暫時移惠潮竊恐舍堂奧而出戶庭不能無卻顧之患未可也將謂暫以惠潮屬之福建軍儲不能自供客兵皆出召募爲己猶或不足兼濟必非有餘未可也或謂改設總督於南贛以專之或謂暫傳福建

軍門而歲議兵糧助之或謂廣東暫增軍門事靜別議干係大計非臣所敢妄言但臣之責任分於各省徒依阿於未任之時不責定於既任之後則每事掣肘動輒得咎臣固不敢自蹈前車之覆激而進之亦不過挺身行陣而決一死以塞責耳夫何益於成敗之數哉如蒙勑下該部先議惠潮及伸威營務應屬何處軍門庶使撫臣得畫地以協謀而臣亦得因以成事矣一設監軍照得福建用兵調度則在軍門紀察則在巡按統兵則在將領處置軍需稽察奸弊則在監軍各任其職勠力同

心始克底績惠潮去兩廣軍門旣遠去廣東省會
亦遠有事調發則錢糧器械不免取辦於有司苟
無專道監軍必至玩愒誤事乞照福建事例設立
監軍一員臣在閩則福建監軍同事入廣則廣東
監軍同事居常則料理錢糧繕治器械遇警則隨
營督察轉運供需然軍旅之才與俎豆之習稍異
應變之具與守常之士不同必得其人乃為共濟
乞勑下該部務選見任閩廣中素有風裁練習軍
事歷經戎行之人以充其位一置將領臣切主將
之任領兼攝之司必居形便而後可以握機必擇

材官而後可以分職自今籌之臣居閩則廣事難於遙制居廣則閩事不無後憂竊計春夏急在備倭宜居閩省秋冬利於剿賊宜駐潮州若非分任得人未免顧此失彼即今任將之善宜莫加閩三路五寨各有司存行都二司互爲出入鎮巡標下並列將材然皆兵部詢謀僉同選擇而使今之在事者又皆臣與原任巡撫都御史譚綸在浙儲養之士及今撫按交章薦舉之材故足賴也潮惠及伸威營視閩信地更廣積寇倍多任用將官惡可不慎乃今惠潮則有守備潮惠則有參將伸威營

則有叅將有總兵無食無兵徒擁虛號故無成效況臣遇計信地不下數千里而責成於一人使非知人而善任之孤立何濟臣請惠潮各設守備一員仲威營叅將照舊添設分守惠潮仲威營副總兵官一員駐劄潮州各該守備叅將一聽副總兵官節制副總兵官仍聽臣節制其各部兵馬聽臣分撥大畧皆照閩中事規各官皆以浙閩歷戰有功者充之見在人員另議別用如此則將領皆一時之選而閩廣如一人之身即臣居廣居閩惟其所在小警則隨地剿捕如遇廣警勢大則臣盡移

閩戍併以應之臣親赴援動舉全力蔑不濟矣閩兵入廣則工食錢糧取給於廣廣兵入閩則工食錢糧取給於閩唇齒之邦互相依附計之便也二用部兵近該臣入潮惠未見彼中一兵詢之民間則畏廣兵甚於畏賊語言賊猶梳也所遇猶有所遺兵猶篦也過則無遺矣廣兵有四或鄉兵或募兵或賊兵或狼兵未練鄉兵遇民則行刦遇賊則先奔募兵皆出烏合賊之間諜叅半其間彼中謂在昔將官往往引狼入室斯言雖小可以喻大矣賊兵則以賊攻賊古之人皆用之然必元氣盛而

後可以張吾之積威積威張然後可以制彼之死命何謂元氣親兵是也彼知吾能使之生能使之死於是莫不洗濯以道死而黽勉以求生此而用之誰曰不可顧親兵一無足恃赤手而用賊兵股大如腰必至不掉變生肘腋流禍無窮其不可也必矣狼兵玩視日久觀習日非調發愆期去留由己所過擄掠慘不忍言曾未聞軍法一行於彼也兵驕如此將安用之誠知兩廣必不可廢狼兵要未可恃於今日耳昔廉頗爲將必用趙人今必用臣非素練之兵不可但閩募兵於浙浙人猶多阻

撓將欲移兵於闗地闗地孰與防守乞勑該部申
諭浙江軍門開募兵之禁俟廣東錢糧到日容臣
親詣金衢温處等府選募節年經臣訓習曾充兵
者子弟三萬每名各給安家銀三兩約以三年爲
限方許下班舊部材官除各衛所見推管事外其
餘閒住及空閑者容臣取用領兵緣臣居浙七年
儲養亦多壯士與其棄之無用孰若相濟成功是
自謂趙人而不難於責效矣然徵兵於浙又必取
道於閩恭江西素未調兵難與慮始閩中自昔多
事安不忘危大兵經行亦足彈壓萬一警急又得

借而用之是爲廣亦爲閩也且在閩則春汛重而秋汛輕在廣則春瘴不可入山而秋冬方解如遇廣事重大容臣知會福建軍門候防秋汛無虞亦可借調入廣即以閩省監軍督往冬畢撤兵還閩是則廣於有事之日可以借力於閩閩於無事之時可以資餉於廣相濟而非相厲也一復舟師臣惟芟草必除其根治水當從其源漢臣諸葛亮先定南中而後北向用是道也故欲求內治之安必先除海上之盜猶蜀之南中水草之根源矣廣東舊設水寨沿海衛所官軍坐駕鷹船備非不周法

非不善邏因柘林水兵之變遂議罷之是因噎而廢食也或調選編海上商漁船隻分爲二班一班殺賊一班生理不爲無見但此船自駕必挾巳貲遇賊則利害切身人各爲戰故戰無不利一屬於官於巳無復利害兼之粵中調用水陸攻賊功則不賞敗亦無罰皆由官司無有主兵勢不可行相沿巳久倣效日甚惟張虛聲以貲官帑誰肯捐軀不惻以圖寔效哉欲用此輩必須設有巨艦握有重兵必得賢直有幹廉靜無求者駕馭之然後彼爲我用假令孤立無威而盡置反側於左右驅之

路重淵踪鋒鏑雖嚴不失其道食不違其時抑且不能矣況未必然耶又照鳥尾船雖大外少牆壁內多棚蓋櫓人雖立火攻易然必須用福建白艚相兼互進此南澳已試之明效也為今之計相應亟為南澳善後之謀福建設水兵把總一員充為南澳東路廣東設把總一員充為南澳西路仍以叅將一員統領駐劄大城其叅將把總必用曾於浙閩習服舟師條約實心已試之人每寨各造大小船隻六十號各用水兵三千五百人造船置器募兵支糧在閩屬之巡海道在廣屬之海防道西

路即坐潮州橋稅先儘水兵工食船隻器具每年
額費之數支給其支糧規則比照閩例如遇賊衆
船少在閩則調刷月港等處船以益之在廣則調
刷烏汀等處船以益之事畢師撤如此則我之節
制舟師居什之七借用船隻居什之三我重彼輕
然後可責其用命仍定信地在閩則舟駐玄鍾北
至浯嶼為界在廣則舟駐柘林上至惠州盤圓港
為界廣東南頭船隻仍舊專備省城東接盤圓港
西量移上西海地方如此則海防豫修而疆事克
舉矣一議軍儲臣計潮惠地方萬山接聯皆鳥道

叢林而兵生賊熟以攻圍之畧言之堂堂交鋒之隊雖有限諸路把截之用則尤多正陣之外必設奇陣之備庶敢深入而不爲奸賊掩伏所中故戰無不捷矣除把截則臨時酌量山川形勢賊情衆寡措調鄉兵外其節制之兵約非三萬不足以成功每歲糧食功賞軍火器械非銀三十餘萬不足以供應臣聞廣東養兵之格日給口糧二分行糧幾釐蓋彼中常調狼兵每以五百爲千五千爲萬自號虛數不服點查官司雖減其口糧而彼以二人之食養一人彼於計亦得也行糧皆入頭目之

手而各兵分行劫掠以給饕飧官司難滅其行糧而彼侵收於一人彼於計亦得也臣在浙福每兵日給口糧三分三釐行糧一分二釐偏查士情猶若不贍蓋臣兵到處先聽監司查點一名不虛經過地方秋毫無犯故與廣東所處不同今臣入潮惠各兵口糧行糧應照浙福事例必處三年之食使無徑顧之憂然後臣可以一意用兵如前所陳末議可剿則剿可撫則撫及境內事定亦如福建故事選練土著漸減客兵蓋師行糧從今日第一義也乞勅該部從長議處預待支給臣若冒破官

帑而無成效臣之罪也一議賞格臣聞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廣東賞格賊首一顆賞銀一兩此所以待賊兵待狼兵而非所以待節制之兵也今募浙兵依臣紀律在伍必稽其進數沿途必禁其騷擾臨陣必責其成功兼之不計奇零不殺被擄不蹈妄冒諸弊得級一顆止賞銀一兩安能致其死力哉查得浙江倭功每顆給銀三十兩從賊十五兩福建倭功一例給銀三十兩從賊雖十五兩今止晃給五兩上班下班則省城有犒過州府則有司有犒銜鋒則有懸賞陣亡則有衣棺戰傷則有藥

貧病故則有優恤此又閩中之加厚客兵而用爲鼓舞者也今調入潮視閩又遠千里賞格縱不加厚亦不宜反薄於閩臣謂廣東所用之兵宜分三等如用賊兵則給行糧而無工食功級准與贖罪而量賞花紅如用狼兵仍照狼兵之功賞糧餉若彼能聽臣選閱受臣約束亦可以浙兵之例待之但所調浙兵一切功賞優恤必如閩中事例如此則兵心感悅而無不用命者矣一正體統竊惟統萬衆如驅一人必以刑名分數爲務今之用兵統督征剿固在將領分任責成猶賴有司必須文武

協和方能濟事臣在福建幸而撫按同心無少扞格有司觀感相與共成凡玆尺寸之功誠非一手一足之烈也今兼潮惠其事大難荅倭患來往有時一經蕩平其禍遂寢似無事於有司矣山寇出則爲賊退則爲民必撫勦互施相機而動其安集撫循轉輸策應皆屬有司假令偏拗阻撓鮮不敗事伏乞勅下該部議定文武相承體統武職自副叅遊福廣三都司文職自知府以下如何節制凡臣所行係干軍務有司務要着寔奉行府佐縣正等官聽臣從宜委用如有抗違阻撓及違誤軍需

隱微賊情者容臣提送軍門施行必與臣處斷該管上司勿得偏護撓臣行事又照臣叨十五府三州地方之寄與各邊畫守數百里之總兵不同臣從事於三軍門之間與一撫一鎮事體歸一者不同今皇上既以出格責任委臣亦乞以破格事權處臣伏乞另降勅諭一道天語丁寧嚴重務要文武官司從寔遵守庶使臣得以展布如此而不效者臣之罪也一假便宜竊照山寇之起伏無常軍中之機宜貴速因敵轉化其形莫窺或撫而示之剿以奪其心或剿而示之撫以綏其計或致賊於

榻下而與之共卧或餌賊以餽遺而離其腹心或特懸厓賞之權或佯責有司之失凡諸閒諜不避嫌疑伏乞天語開示同事大小諸臣容臣得以便宜從事倘機事方密功用垂成毋信流言以報私怨使臣無所顧忌庶能勇往成功也

穆宗皇帝隆慶元年丁卯家嚴四十歲

春正月丁丑家嗣祚國生

先是家嚴求嗣於九鯉仙夢老嫗領一缺唇兒曰此子足祀烝嘗汝其子之無憂後矣譚公賀之以詩曰生申此夕會昌期曉日懸弧五百時婉婉當

門稱令子翩翩承嗣有佳兒應知神駿山東妙自是人龍世上奇維岳笑看橫紫氣充閭福慶喜春熙呂園山書生襲祖職歷任署僉都指揮使司事能詩文有五東傳茂對軒記酧香清賞敘感天說暨狀誌并適性稿諸作

三月南澳捷

是月初三日島夷駕雙桅巨艦一艘突入南澳內戢精悍三百有奇築屯堡以候其黨此澳舊爲倭夷劫聚之藪攻剿甚難家嚴乃下令把總趙記協總王應龍王宗瀛等盡駛舟師環攻之而賊亦擲鉛銃以拒我自申至戌相持未下我兵以火筒焚

其舟賊遂獐獗大蹶焚溺無算計斬馘首九十九級續至之夷在遠洋聞敗遁去

夏四月崇武捷

是月巡行海上師次崇武所忽報倭舡四艘泊所城之海濱整理漁舟牵綯引索深有臨淵之羨遂令把總葉鱨部弱軍薄賊前誘之登岸引偪城下乃以把總胡世統銳卒鼓而列陣與搏戰兩鋒始交賊卽潰北皆奔赴泊舟而舟椗已預爲我兵斬絶不得渡且岸集追兵阻而前拒賊乃勢窮遂漂溺波濤而滅計斬首百七十七級鹵獲甚衆賊烽

自此息警中丞塗公澤民題上本年春汛南澳海洋功次捷疏云忠勇性成才猷天賦横戈轉戰八閩悉賴以蕩平航海清戎萬衆咸歸於鼓舞勸士則傾囊中之弧矢筆札而無所於悋誓師則運轂中之龍虎風雲而隨在必克時雖安而心如臨敵功已懋而行益謙沖疏上欽賞銀三十兩綵紵二表裏

六月工科右給事吳公時來題上敷陳時政以圖久安疏內云福建總兵戚某有練兵之長宜行取北來駐劄昌平揀閱燕薊三萬餘衆經營三年責

其遊兵破虜以省各鎮入衛之兵部覆云練兵之費駐劄之所俟規畫已定然後行取北來以需其効今且行令本官專以料理全閩兵務以慰閩之人心疏上上從之

秋八月詔留鎮料理閩事

比當軍政循例自陳部勘諸將人品或有不同內戚某尤爲一時諸將之冠亟當留鎮專任者得俞旨仍舊供職

中丞塗公特上專任將帥以安地方定人心疏云才猷超邁忠勇性成功勳茂著八閩愛戴如出一

口而閩又爲山海交衝兵食並匱之城必任事久而責成專乃可爲久安長治之圖去年舟師陸戰事事有條貼駕土著種種就緒兵無冗役而行不告勞餉無加額而民不稱困蓋一日有閩卽不可一日無此官乞將戚某專心料理閩事部覆云戚某素負將才蔚隆時望運籌於中則軍不告勞而民不加賦決策於外則土寇斂跡而海汛獲安閩帥得人地方攸賴仍令料理全閩事務紓主上南顧之憂保海邦萬民之命疏上上允其奏

冬十月上應詔陳言乞普恩賞疏

伏覩某月詔內一款各邊將士立有戰功往往勘覆稽遲賞不足勸都察院便行文各該巡按御史將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前未勘報功次俱限三箇月以裏勘覆如有遲緩即行糾論欽此欽遵近該使臣捧到恭行開讀萬姓歡呼三軍鼓舞仰惟皇上龍飛初政首念邊陲鋒鏑微勞致勤勘覆申勵臣節博詢直言內外臣工仰承詔旨莫不傾心陳力而厮卒之微咸思奮効於邊疆臣竊一方將領思忝有年敢不奉揚德意以圖報答臣自伏覩明詔之後蚤夜焦思欲獻一言而再

三緘默今已數月至忘寢食然而未敢有言者以
爲方今聖明御極俊傑在位寅亮忠勤曷可勝數
凡於生民利弊莫不條分縷析固無待臣之狂贅
矣然臣干冒出位之罪不避斧鉞猶欲効忠於明
主之前者誠思位有文武報主則一況邊陲軍旅
之事臣身所履歷目所覩記及有臣所未安於心
雖可彌縫於天下耳目而不能自欺於方寸之間
者恐一旦身膏草野無由上達故[illegible]冒死以聲血
忱不忍不言以欺明主請以臣哲切欲言之事爲
皇上陳之皇上深念有功將士勘覆稽遲以爲賞

不足勸矣然勘限雖嚴南陲萬里日月有明覆盆難照惟勢懸於萬里故容有未賞之功惟照遺於覆盆故或有不均之賞臣每念及此忽然忘生捐功冒賞臣罪實重何者臣本愚昧武夫世叨豢養嚮使倭變以來兵食調度戰剿機宜盡出臣身無與於人猶不足以報聖朝萬一況祖宗制典昭昭具在錢糧辦於有司協力由於各道調度有軍門激揚有巡按運籌屬之本兵綱維存乎元宰而天威則藉於朝廷由是諸將効勞士卒用命臣惟職司鼓旗初無遠畧終鮮奇謀徒以謹守節制訓練

成功第當時調度協力之臣至今未沐甄收陣亡汗血之士至今尚欠恤錄故未賞之功與不均之賞皆由臣一人掩冒所致夫冒朝廷之賞而逾其分臣之所大懼也掩衆人之功以爲已有臣之所不爲也故日夜憂惶良心發見不能自已臣謹先以未賞之功言之浙江爲東南財賦之區承平日久民不知兵頃緣奸商勾引倭奴犯順自嘉靖三十四等年變起倉卒所至皆靡府縣乏紆謀之策衛所欠訓練之兵一時當事之臣悉從權宜之計遠調湖廣山東河南等處糧兵土目雖亦節有成

功而狠子野心終難控馭沿途剽掠甚於盜賊萬里從期寇去兵至師無紀律緩急不濟繩之以法則怨而犯上寵之以恩則玩而殃民且使蠻夷習知中國之勢或生窺伺之心此臣之所以深思遠慮於原任浙江參將之時而有創練土兵之說也夫客寓之兵既不足恃而然眉之急又不容緩於是具呈督臣胡宗憲撫臣阮一鶚以爲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全浙豈無材官誠得浙士三千親行訓練比及三年足堪禦敵可省客兵歲費數倍二臣深然臣計俾臣訓練土兵未及一週而舟山

已告急矣然驅福廣之水兵而使之陸戰用流寄之雜卒而責其即戎且號令未明士心未附雖韓白爲將有不能成功者如臣駑鈍安望其能克捷哉然能因敗爲功而練兵之說已有端倪矣故於創艾之餘深求古法再加練習以圖後功三十八年倭寇數千突犯台州沿海地方上下五六百里間烽煙連亘臣前後三戰斬獲首級八百餘顆地方厎安此皆臣與前任浙江海道副使今陞兩廣總督譚綸所練浙兵並無一客兵預之其初戰章安也則有首功盧琦等陣亡吳元倫等再戰葛埠

則有首功塽楠等陣亡楊貴等三戰南灣則有首功胡長瑶陣亡者無督臣奏捷臣與譚綸俱各叨賞自偏裨而下至於陣亡之士未蒙勘覆優恤臣於此時已負愧無地矣是年秋罷臣舊兵使往義烏會同今陞僉事被論回籍知縣趙大河召募選練大河在任忠誠義氣正而不迂廉潔厚重仁而有勇民心風偃義士雲集剛呈軍門准將大河監軍協臣敎練以故臣得展盡底蘊法立令行力齊心一皆大河聯屬指示之功也敎練二年臣陞台金嚴參將駐劄台州與今回籍原任台金嚴兵備

僉事唐堯臣共事仍以大河監軍四十年倭寇大至該堯臣調度機如轉環策無留晷分投剿寇親自當鋒比被倭賊預布奸黨於台州府城內約以入城後輔焚城中不知也臣已督兵徑剿寧海縣之倭宿梁王鋪聞台州告急星馳一百五十里楞腹反救卒遇於城下一鼓盡滅於是有花街之捷城中焚酬未熱而賊已授首矣比時首功者朱珏等陣亡哨長陳文清等也五月初五日白水洋倭眾二千臣將兵止有一千二百大呼奮擊焚斬殆盡於是有白水洋之捷比時當鋒首功者楊世湖

等陣亡者陳四等也五月十五日藤嶺之寇二千
有餘據船依山未易遽勝臣率眾誓天願救回被
擄男女不重斬級眾皆感泣一鼓戕滅救回被擄
一千有奇於是有藤嶺之捷其餘小捷凡賊不滿
數百功不及數十者臣不敢瑣瑣贅開俱該總督
軍門題報訖惟以臣不通權臣嚴世蕃之故遂使
士卒之功未蒙勘覆已而江西被廣東南贛山賊
流突動經數萬該總督軍門調臣督原兵往援四
十年十月十七日到弋陽賊去縣七十里而壁臣
兵夜發一鼓馘其頭目賊大敗遁走又追至新城

胡坊各賊俱遁回廣東江西悉安臣方班師比將首功者陳大成等陣亡者胡文忠等也亦以臣執論軍機與江西巡撫胡松不合遂不錄士卒之功不與首級之賞該領兵等官具奏奉聖旨該部行催未理四十一年臣回原任五月二十五日倭犯水桶澳臣復督前兵不崇朝而滅之比時首功者王如龍等陣亡者無該總督軍門題捷託嚴世蕃亦以前嫌未蒙覆勘本年福建倭賊屢破縣城該總督軍門遣臣統領原兵入援以副使王春澤監軍七月三十日行至福清州該福建監軍副使汪

道昆邀臣於境上是時倭賊土寇北自福甯沿海
南至漳泉千里蕭條盡爲賊窟附近居民反爲賊
間始雖畏威而脅從終則貪利而導引彌漫盤據
閩事已將不可爲矣其原破甯德縣倭賊結巢甯
德海中懸山名橫嶼者數千居民亦爲之向導據
是島者已三年矣臣卒各兵剪披荆棘觸冒毒露
進至甯德縣城對天誓滅臣犬馬年以先撫脅從
之人緣橫嶼在海中去岸五里潮來成海海退爲
泥尚隔深巷五道各兵涉泥匍匐而進一鼓而滅
克復甯德比時首功者胡守仁等陣亡者陳文彪

等也各兵役久因見福建山溪險惡鳥道攀援欲避軍門原示急於告歸緣監軍王春澤閩人也汪道昆原任義烏縣知縣各兵舊父母官也互相獎掖激勵誓與臣等共滅此賊臣感二人之義又督至福清八月二十九日到縣該日倭山三寇數萬逼城壁於牛田臣即於九月初二日出師各兵奮勇斬首六百七十二顆焚溺不計賊遂敗遁比時當鋒者王如龍等陣亡者無前賊再結巢於興化林墩地方彼地四面皆水中惟石橋可渡臣督兵于十三日到興化本夜出兵倭寇悉衆據橋臣力

督官兵戰奪此橋臣兵一哨三十六人爭橋盡皆戰死二哨再進戰亡一半兵衆少卻臣首刃哨長劉武各兵復進遂奪橋而過賊大敗溺水者萬餘人斬首二千二十三顆又追至窑兜一鼓盡滅而臣回兵至福清縣又遇新倭雙劍潭者率倭萬衆先領親倭三百餘徒十月初五日到牛田以待後倭齊而深入臣又獎率疲卒復戰倭猛器精六戰而後敗之登時盡滅比時當鋒首功者陳子鑾等陣亡者傅昂等也隨有倭寇萬餘齊至汪道昆深以爲憂臣謂浙江總督汪道昆鄉人也素重汪道

昆才望加能往浙乞師臣不惜死當復入閩中必期盡掃此奴汪道昆毅然請行相期以死報國比至浙江胡軍門已被論逮京該接管巡撫都御史趙炳然改爲提督未肯遣援賴趙大河曲處以行四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軍至福建建陽縣水吉地方首有山賊八千餘徒該汪道昆駐軍於彼俟臣到議曰大軍如不滅此而行山寇將謂我專剿倭過後當大肆逞況各巢倣效益滋蔓矣可願自將邀臣同擊卽於二十三日未時發兵一鼓殲之比時衝鋒首功者丁茂等陣亡者朱鈞等三人也

已輕題捷未蒙勘覆陞賞臣未至閩之先中路倭
寇既陷政和壽寧二縣各據海濱以爲歸計原督
兵至省會新任提督軍門右僉都御史譚綸入營
分布四月二十一日大戰滅賊於許家村通共斬
首二千四百有奇比時衝鋒者婁子和等陣亡者
金漁等也原破政和壽寧二縣之倭移屯連江縣
馬鼻地方臣等又移軍向彼五月初二日到縣初
三日馳六十里至彼殺溺無算衝鋒者陳祿等陣
亡者陳遠等也其遁至寧德縣冑石嶺者臣復力
疾督兵出入茅谷之中蹶石踰險登時斬馘殆盡

比時衝鋒者徐壽等陣亡者陳忠孫等也於是㭊復一府二縣而八閩倒懸解矣入冬倭寇復至幾二萬徑困仙遊勢在必取該臣等請兵於浙江軍門至十二月乃得兵二十六日一鼓而劇寇大敗城圍遂解通連上逕等處斬首一千有餘比時首功者胡守仁等陣亡者何常等也四十三年二月倭至同安縣王倉坪該臣於曠野之地日午列陣大戰比時衝鋒者王如龍等陣亡者無時尚有倭七八千遁至漳浦縣因有內應期襲縣城于旦夕間該臣十五日督兵至彼次日即與賊戰蔡陂嶺

蕉蒔蕩頃倭伏於內兵法所謂兩鼠鬬於穴中三鼓而後勝之臣斬不用命者三人乃收全功比時血戰者張元勲等陣亡者李加珍等也自後倭寇脫歸者始知犯華不利不敢復窺八閩矣又山寇吳平侵亂地方該臣督兵於南澳剿滅南澳者閩廣之交海中山也越海而用陸兵沉船而出死計對賊爲營旬日三戰殲賊幾盡廣兵少懈吳平竟以長舠遠遁交趾臣又督兵入廣盡殲其在山賊黨比時血戰者李超等陣亡者吳六八等也以後倭之犯東張大石鈞澳永寧皆勢小易剿俱一鼓

金鐵不敢瑣陳於是八閩萬姓始得帖席無不舉手加額共祝聖明臣等亦得藉口而逭罪矣今查前項大捷諸臣王加龍胡守仁以功陞叅將李超張元勲以功陞遊擊陳濠楊文傅應嘉金科陳大成以功陞都司朱珏曹南金以功陞守備內除福建先後功俱已勘報兵士亦各有陞賞雖輕重不齊比緣各兵不知邦政事例報不合例無敢他望而在臣實冒溢殊甚也所有死事之兵與應襲子弟俱未蒙恩而死事者於所效勞地方未有祀典所謂不均之賞是也其浙江自嘉靖三十六等年

大小捷臣亦叨自祖職上陞至都指揮使譚綸亦
陞至參政唐堯臣陞俸一級內唐堯臣與趙大河
皆先後以被論回籍大小將士原賞首級止各得
十兩紀錄首級雖奉有明旨並未勘覆此所謂不
賞之功是也爲照臣部下訓練兵士原係義烏縣
民人閭閻突起之徒非受朝廷升斗祿非臣世豢
國恩者比徒以臣與趙大河等諭以君父水土之
恩更相勸諭調集訓練誓同生死數年之後恩洽
義孚近討遠援故每戰輒勝如臂使指原彼初心
豈直爲日給三分之圖乃爾蹈凶犯危自投必死

之後以求萬一之功乎亦豈人皆忠義無所為而為者哉惟望立功之後蒙朝廷紀錄其勞俾各有微職遺子孫升斗祿以榮妻子至於死事之徒明知身喪他鄉孤兒寡婦有所不顧者亦望朝廷恤其後人故棄一身以易世及之恩也又或一等臨陣犯干軍令者臣立誅之而肅然亦豈臣之力能制其死命耶良以朝廷威令及臣平居諄諄功賞之言有以信而激之耳故父子兄弟株連彙引令重而身輕勇往而命賤否則各守家門不願赴募臣以戎官豈能人人驅而致之行伍之列哉今浙

功七年不擲而賞又獨厚於臣人將謂臣何又使共事者悉不見錄而有功者逾七年而不課臣恐自茲以往無復有樂與臣共事者臣權覆敗之立見矣矧浙閩雖暫告安而兩粵見稱多事臣若不從實陳奏乞賜明正功賞以鼓舞人心而使生者含冤死者暴露三軍之士將聞而怨悔臣亦何能撫而用之必待他日僨事而後言臣固難辭三尺法其如遊計何哉此區區犬馬之情所以不安於心者有四焉夫南方風氣柔弱倭寇患已十餘年一旦收烏合之民而卒成厎定之績此非人力實

仗天威臣乃安享其功伐此所以不安於心者一也義烏練兵首事如監軍趙大河汪道昆同事如唐堯臣其人才勞績臣已言之於前要之均爲有功於浙鬪者也彼皆先後去官而臣獨濫職如此此所以不安於心者二也浙功不勘與鬪賞不酬其勞者尚多死事未得恤錄則雖盡奪臣之爵賞以獎恤忠魂猶爲負之於冥冥之中臣尚得躍馬食肉而將士膏塗之芽將成拱把此所以不安於心者三也人臣之義無以有已國家豢養武弁正爲有事需其死力耳況暗劣如臣幸而因人集事

得保祖職免於戮辱足矣且每戰輕袍指揮未嘗一下馳汗馬乃濫冒將帥階列一品掠羣力之勞私於一身擁朝廷之大惠而使士卒有不賞不均之嘆臣卻又儼然受之而不辭此所以不安於心者四也臣踏此四不安於心尚欲領疆場之任為朝廷宣力捍禦且冀士卒之出力用命則將士必將曰吾徒捐生拚死恐為主帥立功名而已吾何利焉他日邊圉有事而士卒恐解體矣再照臣本以弁戎受恩深重分當守不伐之戒豈宜將士陳功自冒干譽之嫌但念漢臣趙充國破羌而還人有

敘其歸功者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以欺明主哉兵政國之大事當爲後世法老臣不爲主上明言其利害卒死誰復言之者臣聞貪人之功不義掩下之勞不仁失士心而僨邊事於他日不忠臣何人斯敢避矜伐之小嫌而蹈不仁不義不忠之大罪乎軍志有曰該賞而請不賞者誅該罰而請不罰者誅今將士當賞而臣當罰使臣不以實請將何以逃夫公議伏乞皇上鑒臣不得已之心憐將士鋒鏑之苦勅下該部將臣追奪職級以爲久冒邊功之戒通行浙江速爲查勘加

果臣言不謬乞將唐堯臣趙大河汪道昆一體查
功錄用有功將士早賜勘覆以憑陞級再乞通行
閩浙將先後有功及死事者子孫應承襲者仍從
原營起送各立功省分轉送赴部照原覈功册敘
次擬陞一面比照各邊陣亡事例於各戰捷地方
立與祠祀庶遊魂有歸而免為中野之號俾灾眚
不作而永為捍禦之厲也已

詔召回京訓練兵馬

俺答數犯山西是秋長驅破石州而土蠻同時入
寇薊鎮昌黎幾不保帝集廷臣議以薊為畿輔重

地今虜勢猖獗誰能鎖鑰北門陜西道御史李叔
和題上薦輿邊材疏稱福浙總兵戚某協謀練兵
所向無敵應代薊鎭總兵之任訓練雄兵迅掃狂
胡以伸華夏撻伐之威給事中吳時來請並召廣
西總兵俞大猷部覆戚某與譚綸向在福建文武
相資練兵禦寇立有成効應取回京共修戎政奏
入帝曰朕在邸已知之矣念東南新定不果召今
速召戚某同譚綸回京訓練兵馬以備緩急之用
於時部下而閩省之當事者謂倭奴雖强漢數能
得志其力臣則不過衞霍數人已耳彼或卻兵法

不用徒以天幸得完今大將軍兼總閩浙驅島夷而復郡縣兵以節制閩而何論衛霍也假令受西北事顧安所決策哉家撥籌計之曰西北視東南難者五島夷航海至其大舉不過二萬人匈奴伺邊往往不下數十萬邊地凡數千里備廣而力分彼以全力而趣一軍無堅不入一難也島夷袒裸跳梁鬬在五步之內匈奴控弦鐵騎卷甲長驅疾若飄風士馬辟易不暇二難也中國所恃者火器耳北風高鴈胡塵蔽天我當下風火不得發三難也島夷來去有時非時輒不能涉海去譬之射隼

亡能出吾轂中匈奴所至無留行去則烏舉終不
可制四難也薊遼宣大藩衛京師或在咽背或在
肘腋以故列鎮相望畫地守之彼界此疆不齊秦
越號令不一烽堠不通雖有聲援鮮克有濟五難
也有一於此猶將不振況五乎五者之難亡論已
今即議戰其何以當戎行禁兵則恣睢募召則烏
合徵發則道傲分戍則坐饑弊久矣誠得寬文法
假便宜倩裨將三十人分募邊郡諸縣之士合三
千人爲一旅將以裨將縣令爲監兵甲餱糧各以
縣給爲之部署或以車或以騎或以步兵合三旅

為一部將以偏將勢處為監合十部為一軍主將將之監以督府視浙兵法分合更番訓之三年乃始議戰戰則以車距敵以步應敵敵少卻則以騎馳之俟虜有可乘然後出討於塞外方其未集吾可得志不難幸一擊以張軍聲虜必大創是則以奇為正以衆乘寡以實擣虛法也顧世久承平右縉紳而左介冑徒以文墨議論求多於封疆之臣其在外藩非旬月不達即失利庶幾猶及於桑榆邊地密邇京師朝發夕至一聞告急訩訩然羣起而督責之彼且未遑以一矢相加已從吏議雖有

衛霍曾不能自堅乃若孟明俘囚李牧入保又惡得免凡今在事不啻負鉞而行此之爲難難可知已在易之師二多譽四多懼遠近異也近則瑕疵易生故必以退爲進待時而動夫非社稷之役乎哉顧任用何如耳當事者善其言而曰昔之命將閫以外悉制之葢專則成不專則敗長子帥帥君命三至專矣假令多所阻撓徒使弟子參焉一國三公不敗何待安危在出令存亡在任使豈虛語哉方叔之平蠻荆由北伐起故其詩曰薄伐玁狁荆蠻來威此直以積威薄之功見而上下信矣大

將軍非常人也由閩越以北其積威何可勝言今海內共推戴大將軍無不信者方且凌燕衛霍而伸威於毡幕以建非常之功也何難易之足論耶

十一月祭別閩彰義祠陣亡將士

隆慶丁卯冬月日具官某告於陣亡把總哨官哨隊長勇士童子明之靈曰予自島夷犯順受命來守越東始爲募練之策遂成戡定之勛孱劣因人謬躋大將偏裨士卒薦致顯榮惟爾感恩奮義首陷賊鋒視死如歸甘蹈白刃予方藉爾力爾則逝矣追惟嚅囓愍焉心傷捐廪剏祠血食爾輩猶愧

不能爲義士先也頃奉天子明詔北征禦胡戒途有期跡與爾遊乃俯牲醴率諸將士告爾爾其聽之嗟乎流景易邁百年幾何歸寄雖殊死生亦大矣苟齊草木夫復奚裨若生爲國士死爲國殤亦復何恨是輕於鴻毛重於泰山又死生之大閑也嗟乎爾爲齊民不啻朝華露菌乃今畢力王事廟食七閩俾千載而下凛凛有生氣浮沉斯世者獨不死耶爾視之有餘榮矣嗟乎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予也歷國世家職在死綏有爾之志而未得其所耳今茲以往謀從則報國以功

願違則致身以待嘗不負於爾輩也英毅之魂其能附我旌旄同事北壤乎臨風痛號一字一淚

附錄奉詔北上邀晉都閫顧黃方三山人集大安豐氏燿金亭有賦聖主籌邊日孤臣應召年臨池雙短鬢聚梗識多賢二水分閩楚三河望薊燕感恩懷尺疏直欲擣祈連

戚少保年譜耆編卷之六終